

论柏拉图式的爱：柏拉图《会饮》义疏



[论柏拉图式的爱：柏拉图《会饮》义疏 下载链接1](#)

著者:[意]斐奇诺著，望江柏拉图学院编，梁中和，李旸译

[论柏拉图式的爱：柏拉图《会饮》义疏 下载链接1](#)

标签

评论

感觉不错，对柏拉图的《会饮篇》比较有兴趣，另外看这本书发现了望江柏拉图学院

作为复兴作为哲学的新柏拉图主义的旗手，斐奇诺在文艺复兴时代有着他人无可替代的独特地位。作为柏拉图哲学的前厅，《会饮》是每个柏拉图学院后生的必读之作。因此，斐奇诺的《会饮》义疏份量如何，可以想见啦！

哈哈浑身解数惊世骇俗惊世骇俗就是睡觉睡觉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斐奇诺的注疏是将《会饮》给基督化，不乏精彩篇章，但这种基督化的阐发或许并非柏拉图的源出之教诲。尤其要注意的是斐奇诺这里面用了新柏拉图主义者普罗提诺的流溢说，不读普罗提诺很难搞清楚斐奇诺在写什么。

世人皆知柏拉图式的爱，有几人真的懂？希望这本书能解开柏拉图的这个谜

希望这样的书多出一些，有助于深入理解哲人的思想

商品质量很好，下次还会光顾。

不错一本书！值得一看

论柏拉图式的爱：柏拉图《会饮》义疏

公司同事购买的，配送速度快

值得细看的书，有思想内涵

很好的书，这没得说的！

非常好的书，十分喜欢。

柏拉图《会饮》义疏！！

什么才是柏拉图式的爱

柏拉图的东西，相关就收

《论柏拉图式的爱：柏拉图《会饮》义疏》论述了“柏拉图式的爱”，这一观念流行至今。然而对当代人而言，由于语言转译等原因，爱与灵魂的问题依然模糊不清。对他而言，问题只在于解释灵魂如何去爱：灵魂如何爱身体·灵魂如何爱灵魂？灵魂如何爱至高的存在？让我们一起走进他的《论柏拉图式的爱：柏拉图《会饮》义疏》，来寻找答案吧。

《论柏拉图式的爱：柏拉图《会饮》义疏》是在多种译本的基础上整理而来，译者充分尊重原文，将其客观地翻译为现代汉语。《论柏拉图式的爱：柏拉图《会饮》义疏》的出版，当可正本清源，为相关研究者打通障碍、铺平道路，同时也能让国人明了西方文化和基督教语境下爱的根本取向，以及这个取向的可取、限度和局限。

《西方文论经典（第五卷）：从文艺心理研究到读者反应理论》是“西方文论经典”系列图书之一种，收入自19世纪后期以来，在西方文学理论发展史中最具代表性作家的经典文论著作数十种。其中大部分作品已在国内外发表过，另有少数是在国内首次翻译发表的。每篇选文都包含选文正文和阅读识解两个部分，读者可通过作者简介、选文正文和阅读识解，了解这些文论家的学术地位、主要观点、突出贡献等等，具有文献参考价值和资料收藏价值。同时，“它山之石”，亦有益于我们创建中国特色的文论体系。

作者简介

高建平，1955年生于江苏扬州，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美学博士；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学术委员、文学理论研究室主任，国际美学协会秘书长，中华美学学

会常务理事兼外国美学学术委员会主任。主要著作有《中国艺术的表现性动作》（英文）、《画境探幽》、《全球化与中国艺术》等著作以及近百篇中英文论文；主要译作有约翰·杜威的《艺术即经验》、彼得·比格尔的《先锋派理论》、门罗·比厄斯利的《西方美学简史》、杰克·斯佩克特的《弗洛伊德的美学》等。

丁国旗，河南省荥阳市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副秘书长，全国马列文论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中外文艺理论研究》执行主编，《外国美学》编委。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美学、文学基础理论研究，已在《文学评论》、《文艺报》等国内重要学术报刊发表论文90余篇，另有译文2篇。主要著作有《马尔库塞美学思想研究》（独著）、《新编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合著）、《中国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发展史》（合著）、《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研究》（合著）等，另有文学随笔2部，主编、参编各种学术文集、高校文科教材等10余部。

柏拉图《会饮》义疏自古以来，书便是人类灵魂的伴侣，在中国，有“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的警示；在西方，有“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的格言。处于不同的社会时期，身在不同的术业当中，名家学者们各抱着不同的阅读心态，有些是书迷，有些是书痴，有些是书的攫取者，有些是书的捍卫者；同时他们形成了迥异的阅读习惯，甚至由此产生了许多佳话。当我们走进这个名家阅读的大观园，一定会被他们读书的故事深深吸引，更会为他们的读书心得和做人智慧颔首赞叹。上周著名主持人梁文道来到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时，给深圳市民提到一个阅读的建议，那就是：读书更有效率的办法，就是读得更多。其实在历史上，这种“读得更多”而成为大学问家的例子比比皆是。鲁迅就对青年提出读书应博览的建议。他认为，爱看书的青年，大可以看看本分以外的书，即使和本业毫不相干的，也要泛览。譬如学理科的，偏看看文学书，学文科的，偏看看理科书，“看看别个在那里研究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样子，对于别人，别事，可以有更深的了解。在博的基础上，要渐择而入于己所爱的一门或几门。”

除了鲁迅先生外，康熙嗜书好学、孜孜不倦之精神亦堪称道。他博览群书，凡词章、声韵、历算、律吕、自然科学等，无不涉猎，称最有用之学是“经学史乘”。他认为读书持以不知为知态度，重视实践，“总要讲求治道，见诸实行，不徒空谈。”晚年自以为治理天下50余年，尚无大过，均为书籍之赐。

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也是“博读”的忠实拥护者。他认为，既然知识是互相渗透和扩展的，掌握知识的方法也应该与此相适应。当我们专心学习一门课程或潜心钻研一个课题时，如果有意识地把智慧的触角伸向邻近的知识领域，必然别有一番意境。在那些熟悉的知识链条中的一环，则很有可能得到意想不到的新发现。对于那些相关专业的书籍，如果时间和精力允许，不妨拿来读一读，暂弄不懂也没关系，一些有价值的启示，也许正产生于半通之中。采用渗透性学习方法，会使我们的视野开阔，思路活跃，大力提高学习的效率。

习惯是一个人如影随形的伴侣，不同的习惯往往会造成不同的结果。纵观古今中外名人的阅读习惯，我们会惊叹阅读的方式是如此多样：一目十行型、水滴石穿型、还有“饿狼”型、“牛嚼”型等等……但无论是哪种方式，他们都去粗存精，将知识的营养吸收最大化。

一代文豪老舍的阅读习惯有一个优美的名字——“印象法”。他说：“我读书似乎只要求一点灵感。‘印象甚佳’便是好书，我没功夫去细细分析它……‘印象甚佳’有时候并不是全书的，而是书中的一段的最入我的味；因为这一段使我对全书有了好感；其实这一段的美或者正足以破坏了全体的美，但是我不管；有一段叫我喜欢两天的，我就感谢不尽。”

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则喜欢“厚薄”法。他认为，读书的第一步是“由薄到厚”。就是说，读书要扎实，每个概念、定理都要追根寻源、彻底清楚。这样一来，本来一本较薄的书，由于增加了不少内容，就变得“较厚”了。这一步以后还有更为重要的一步，即在第一步的基础上能够分析归纳，抓住本质，把握整体，做到融会贯通。经过这样认真分析，就会感到真正应该记住的东西并不多，这就是“由厚到薄”这样一个过程，才能真正提高效率。

当代著名作家秦牧的阅读法有极为幽默的名字：“牛嚼”与“鲸吞”。“老牛白日吃草之后，到深夜十一二点，还动着嘴巴，把白天吞咽下去的东西再次‘反刍’，嚼烂嚼细。我们对需要精读的东西，也应该这样反复多次，嚼得极细再吞下。”而“鲸吞”则是指，鲸类中的庞然大物是以海里的小鱼小虾为主食的，一大口一大口地吃，整吨整吨的小鱼小虾就进入鲸的胃袋了。“人们泛读也应该学习鲸的吃法，一个想要学点知识的人，如果只有精读，没有泛读，知识是强壮不起来的。”

柏拉图《会饮篇》：

从前人与现在人不一样：第一，从前人类有三种人，不像现在只有两种。在男人和女人之外，还有一种不男不女亦男亦女的人。这种人现在已经绝迹，但名称还保留着：‘阴阳人’，他们在形体上和名称上都是阴阳两性的。第二，从前人的形体是一个圆团，腰和背都是圆的，每人有四只手、四只脚，头和颈也是圆的，头上有两副面孔，前后方向相反，耳朵有两个，生殖器有一对，其他器官的数目都依比例加倍。为什么从前人有三种，身体如此构造呢？因为男人由太阳生出，女人由大地生出，阴阳人由月亮生出，因为月亮同时具备太阳和大地的性格。这种人的体力和精力都非常强壮，因此自高自大，以至于图谋向诸神造反。于是宙斯和众神商量对付办法，他们不能灭绝人类，否则就没有人类对身的崇拜和牺牲祭祀。但人类的蛮横无礼不能容忍。宙斯想出一个办法，一方面让人类活着；另一方面削弱他们的力量，使他们不敢再捣乱。办法是把每个人截成两半，这样他们的力量削弱了，而数目加倍了，这样侍奉神的人和献给神的礼物也就加倍了。截开以后，他们只能用两只脚走路。把人截开后，宙斯叫阿波罗把人的面孔和半边颈项转到截开那一面，把截开的皮从两边拉到中间，拉到现在的肚皮地方，把缝口在肚皮中央系起，造成现在的肚脐。然后把皱纹弄平，只在肚皮和肚脐附近留下几条皱纹。原来人这样被截成两半之后，这一半想念那一半，想再合拢在一起，饭也不吃，事也不做，直到饿死为止。若是这一半死了，那一半还活着，活着的那一半就到处寻求配偶，一碰到就跳上前去拥抱，不管那是全女人截开的一半（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女人），还是全男人截开的一半。这样，人类就消灭掉了。宙斯起了慈悲心，就想出一个新办法，把人的生殖器移到前面——

从前都是在后面，生殖不是借男女交媾，而是把卵下到土里，像蝉一样——使男女可以借交媾来生殖。由于这种安排，如果抱着相合的是男人和女人，家会传下人种；如果抱着相合的是男人和男人，至少也可以平泄情欲，让心里轻松一下，好去从事人生的日常工作。就是像这样，从很古的时代，人与人彼此相爱的情欲就种植在人心里，它要恢复原始的整一状态，把两个人合成一个，医好从前截开的伤痛。

凡是由阴阳人截开的男人就成为女人的追求者，男情人大半是这样起来的，至于截开的女人也就成为女情人，男人的追求者。凡是由原始女人截开的女人对于男人就没有多大的兴趣，只眷恋和自己同性的女人，于是有女子同性爱者。凡由原男人切开的一半而成的男人，寻的都是男的；还是少男的时候，他们就亲近男人——因为他们是由原男人切开的一片，爱和男人做朋友，喜欢和男的一起睡，以至于互相、拥抱交缠在一起。在少男和小伙子当中，这种男人通常最优秀，

因为他们的自然最具男人气。这就是“娈童”和“象姑”们。他们在少年男子中大半是最优秀的，因为具有最强烈的男性。有人骂他们为无耻之徒，其实这是错误的，因为他们的行为并非由于无耻，而是由于强健勇敢，富于男性，急于追求同声同气的人。最好的证明是只有这批少年到了成年之后，才能在政治上显出是男子汉大丈夫。一旦到了壮年，他们所爱的也就是少年男子，对于娶妻生养子女没有自然的愿望，只是随着习俗去做；他们自己倒宁愿不结婚，常和爱人相守。总之，这种人的本性就是只爱同性男子，原因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如果这样一个人，无论它是少年男子的恋爱者，还是另一种恋爱者，碰巧遇到另一个人恰是他自己的另一半，那就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形呢？他们就会马上互相爱慕，互相亲昵，一刻都不肯分离。他们终生在一起过共同的生活，可是彼此想从对方得到什么好处，却说不出。没有人会相信，只是由于共享爱情的乐趣，就可以使他们这样热烈地相亲相爱，很显然，两人心中都在愿望着一种隐约感觉到而说不出来的另一种东西。……他们每个人都会想，这正是他们许久以来所渴望的事，就是和爱人熔成一片，使两个人合成

一个人。

这一切就在人类本来的性格：我们本来是完整的，对于那种完整的希冀和追求就是所谓爱情。〔柏拉图，237—242〕

论柏拉图式的爱：柏拉图《会饮》义疏_下载链接1_

书评

[论柏拉图式的爱：柏拉图《会饮》义疏 下载链接1](#)